

悔改吧！

托尔斯泰的反战宣言



“悔改吧！”

托尔斯泰的反战宣言

列夫·托尔斯泰

文学试译，仅供文学同好学术交流。保留所有权利，全文或部分内容可被用于只作教育用途的复制，用于其余任何用途需经制作者明确书面许可。



2022

“悔改吧！”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路加福音》22:53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辨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着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幽暗中¹，像死人一般。

——《以赛亚书》59:2-4, 6-10

我们只做以下回顾：欧洲各国的债务累计达到一千三百亿，其中有近一千一百亿是在一个世纪之内积攒起来的，而且这些巨额债务全部因战争开销产生。欧洲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超过四百万，而这个数字在战争时期可以达到一亿一千万。它们有三分之二的预算消耗在债务利息及陆军和海军的供给上。

——莫利纳里

但是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推崇了。精于此道的艺

¹ 此处为托尔斯泰转引，《圣经》原文为“在肥壮人中”。（译注，下同。）

术家、天才杀手毛奇先生，就用这些诡谲的话语回答了世界各地的代表：“战争是神圣的，是从属于宗教制度的，是世界的神圣法则之一。它维持着人们心中一切伟大、高尚的情感：光荣、无私、美德、勇气。简而言之，它将人们从丑恶的物质主义中拯救出来。”

于是四十万人聚成一群，无休无止地日夜行进，什么也不思考，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习得，什么也不阅读，对谁都无所裨益，在污秽中腐坏，在淤泥里睡眠，如牲畜般苟活，在持续不断的昏聩之中，劫掠城市，焚烧村庄，摧毁民族，然后碰上和自己同样的一大堆人肉，朝对方冲过去，血流成泊，用撕碎的肉体覆盖田野，用成堆的尸骸铺满土地，被打成残疾，被碾得粉碎，无论对谁都毫无益处，最终在他乡断送性命，而您的父母、您的妻子和孩子却在家中死于饥饿——这就叫作将人们从丑恶的物质主义中拯救出来。

——居伊·德·莫泊桑

又是战争。又是无人需要、无端降临的苦难，又是谎言，又是普遍的昏聩、人类兽性的爆发。

彼此之间相隔几万俄里的人，几十万个这样的人：一边是佛教徒，他们的教规不仅禁止杀人，还禁止杀害动物；另一边是基督徒，他们的信条是团结和爱。这些人如野兽般，穿越海陆寻找彼此，只为了用最残酷的方式杀戮、折磨、摧残。

这究竟是什么？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如此这般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正在发生——我多想相信这是梦，

又多想苏醒过来。

但是，不，这不是梦，而是恐怖的现实。

尚且可以理解，一个被迫离开故土，贫穷、无知、被人蒙骗的日本人被灌输说，佛教的要义不是对众生的怜悯，而是对偶像的献祭；而与之类似的可怜人，一个生活在图拉、下诺夫哥罗德的文盲草民被灌输说，基督教的要义是对基督、圣母、诸圣徒及其圣像的崇拜。可以理解，这些不幸的人经过世世代代的暴力与欺骗，已经坦然认为世界上最恶劣的罪行——杀害手足——是一种勇武之举，因而可以完成这些骇人的恶行，而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但是，那些所谓的开明人士又怎么能够宣扬战争、促成战争、参与战争呢？还有，最可怖的是，他们怎么能在战争危险未曾波及自身的情况下，去鼓励别人作战，把自己不幸的、受骗的手足送上战场呢？毕竟，他们之所以被视作开明人士，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本身也写过或说过这件事。更不用说众口称赞的海牙公约，以及所有那些论述通过国际法庭解决国际纷争之可能性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章和演讲了。所有开明人士都不可能不知道，各国之间普遍的军备较量将会不可避免地将它们引向无休止的战争或全面破产，也有可能是二者并存的结局；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除了疯狂无谓地耗费数十亿卢布，也就是战争策动阶段付出的人力之外，直接在战

场上牺牲的还有数百万最为精力充沛、身强体健的人们，而他们正处在一生中从事生产劳动的最佳阶段（上个世纪内的数次战争夺去了一千四百万人的生命）。开明人士不可能不知道，引发战争的理由总是如此，既不值得损失一个人的生命，也不值得付出战争开销的百分之一（解放黑奴消耗掉的钱比直接把所有南方黑奴赎买出来的花费要多出许多倍）。所有人都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这最主要的一点，即战争唤醒了人们最低级的动物欲望，使人堕落，使人兽性大发。所有人都知道，支持战争的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就像德·迈斯特、毛奇等人所提出的那些一样，因为它们全都基于同样的诡辩，即在人类所经历的一切灾祸中，都可以找到有益的方面；要么就是基于毫无根据的断言，即战争过去就一直存在，因此也将继续永存；就好像人类的所有恶行都可以借由它们带来的这些结论和益处，或者它们持续存在的时间之漫长而变得正当。全体所谓的开明人士都知道这一切。然后一场战争忽然开始，这一切都被瞬间遗忘，那些昨天还在论证战争残酷、非必要、不理智的人，现在却只想着、说着、写着：要尽可能杀害更多的人，要破坏和销毁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要在和平、友善、勤劳的人们心中尽可能强烈地激起仇视人类的炽热情绪。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供养着那些伪开明人士的吃穿用度，而正是这些伪开明人士迫使他们做出这些可怕的事，这些与

他们的良心、福祉和信仰相背离的事。

II

小大人说了以下一些话：“哦，聪明的原子，神乐于把他的灵敏与力量赋予你们，你们一定在地球上享受到了清福；如此小巧玲珑，你们的一生一定是在爱与思考中度过，这是真正的智者的生活……”

听了这番话，所有的哲学家都大摇其头；其中一个人比其他他人更直率，真诚地坦言相告：除了少数地位极其低下的人，其余的不过是一群疯子、坏蛋与小人。

他说：“如果邪恶来自物质，可让我们作恶的物质太多了；如果邪恶来自精神，可让我们作恶的精神太多了。您知道，就像我与您说话的这当儿，有十万戴着帽子的疯子正在屠杀另外十万戴头巾的，或被他们所杀，自远古以来，全球处处演绎着这番情景。”

天狼星人哆嗦了几下，询问如此瘦弱的生物间怎会爆发恐怖的争端。

“问题在于，”哲学家说，“像您的鞋跟这样大的几摊泥巴。这些千千万万互相屠杀的人中无人企望从这堆泥上获得什么。关键是要弄清它是属于某个叫苏丹的人还是属于某个不知为什么叫凯撒[沙皇]的人。两者从来也没有而且以后也不会看到地球上的那个小角落，而且这些沉溺于血腥屠杀的动物也从来没见过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动物。”

“啊，多么不幸！”天狼星人义愤填膺地叫道，“谁能想

像到这种狂怒？我真想迈上三步，踢上三脚，把这些可笑的谋杀犯踩得粉碎。”

“没必要，他们在干的就足以自我毁灭。要知道十年后，这些可怜虫剩不了百分之一；即便他们不挥舞利剑，饥饿、疲倦或纵欲也会夺去他们的生命。另外，该受惩罚的不是他们，而是茶余饭后端坐斗室指挥着百万人马进行残杀，然后郑重其事地感谢神的那些深居简出的野蛮人。”²

——伏尔泰

现代战争的非理性以王朝利益、民族性、欧洲均势及荣誉为借口进行自我辩白。这最后一种动机是最疯狂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不以种种罪行和可耻的举动自我亵渎，没有一个民族不曾受尽侮辱。如果在民族之中还存在荣誉，那么通过战争来支撑它——也就是说，犯下那些使一个正直之人自毁名誉的罪行：纵火、抢劫、谋杀——是一种多么诡异的方式啊……

——阿纳托尔·法朗士

战争杀戮的疯狂本能在数千年间如此殷切的培养和激励之下，已经深深扎根在人类头脑之中。但应该抱有希望，比你们更好的人类将得以从这种可怕的罪行中解脱出来。

然而这种更好的人类又会如何看待我们引以为豪的所谓精致文明呢？

应该和我们对古墨西哥民族及其食人习俗的看法相差无几吧，也就是认为它同时兼具英勇、虔信和兽性的特征。

——勒图尔诺

² 中文译文选自：伏尔泰，《伏尔泰中短篇小说选》，曹德明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184-185页。

有时候一位君王跟另一位君王争吵，就因为他恐怕另一位君王要跟他争吵。有时候因为敌人过于强大所以才掀起战争，有时候却是因为敌人太软弱了。有时候我们的邻国缺少我们有的东西，而他们却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结果两国就打起仗来，一直打到他们抢走了我们的，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才算罢休。³

——乔纳森·斯威夫特

某种令人费解的，残酷、虚伪、愚蠢至极的事情正在发生。

曾经向各国呼吁和平的俄罗斯沙皇，如今却公开宣布，尽管对于维护他内心珍视的和平充满关切（他的关切表现为夺取别国领土并加强兵力，以保卫这些已被占领的土地），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他下令对日本人开展首先由日本人对俄罗斯人开展的行动，也就是杀戮他们。而在宣布这一杀戮号召的同时，他想起了神，祈求他祝福这世间最骇人的罪行。日本天皇针对俄罗斯人也宣告了同样的内容。学养深厚的法学家，穆拉维约夫和马腾斯这两位先生，竭尽全力地论证说，各国对全面和平的诉求与夺取别国领土的战争激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而外交官们用极其讲究的法语印制并派发了一份份通告，其中详细而勤勉地论证着

³ 中文译文选自：斯威夫特，《木桶的故事，格列佛游记》，主万、张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400-401页。

——尽管他们知道谁也不会相信自己——只有在进行了所有建立和平关系的尝试（事实上是所有欺骗其他国家的尝试）之后，俄罗斯政府才被迫诉诸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合理手段，也就是杀戮。而日本外交官们也是这么写的。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一边将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由这些比较得出意义深刻的结论，一边连篇累牍地论述民族运动的历史，黄种人与白种人、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些结论和观点的基础上证明基督徒杀害黄种人的正当性，就像日本学者和哲学家们证明杀害白种人的正当性一样。记者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竭力彼此赶超，不会在任何一个最无耻、最显明的谎言面前停下脚步，想尽办法证明，只有俄罗斯人是正确的、强大的，在各种方面都棒极了，而日本人是错的、弱小的，在各种方面都坏透了。同样坏透了的是所有那些对俄罗斯人抱有敌意的人——英国人、美国人，而日本人及其拥护者也针对俄罗斯人进行了同样的论证。

更不用说那些因职业需要而准备杀戮的军人了。还有许许多多所谓的开明人士，比如教授、地方自治会人士、大学生、贵族、商人，在没有受到任何外界敦促的情况下，表达着对日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最敌视、最轻蔑的感情，而他们昨天还对这些人满怀善意或漠不关心。此外，他们毫无必要地在沙皇面前表达了最下贱、最具奴性的感情，

请他相信自己无限的敬爱，以及为他牺牲生命的意愿，而他们对沙皇的真实态度，少说也是彻底漠然的。

而这个不幸的、无措的年轻人，虽然被公认为一亿三千万人民的领袖，却始终受人蒙骗，被迫落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相信、感谢并祝福军队前去杀戮，他将其称为自己的军队，他们要去捍卫一片土地，而他更没有资格将其称为自己的土地。所有人都向彼此敬上丑陋的圣像，不仅没有一个开明人士会相信这些圣像，就连不识字的庄稼汉也开始将它们丢弃，可所有人都在这些圣像前叩头，亲吻它们，说些华而不实的话，而这些话语也没有人会相信。

富人从他们不道德的财富中捐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支持杀戮活动或辅助杀戮活动的组织机构。而穷人们认为自己也有必要这样做，向政府捐出自己的一点小钱，尽管政府每年都能从他们身上收取二十亿。政府鼓动和奖励了很多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在街上举着沙皇的肖像，唱歌，高喊“乌拉”，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做尽横行霸道之事。在俄罗斯各地，从皇宫到偏远村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教会牧人们号召大家信仰那个让人去爱仇敌的神，信仰爱之神，却是为了促成魔鬼的恶行，为了助推杀人。

在祈祷、布道、呼吁书、游行、图画、报纸的迷惑下，作为战场上的人肉炮灰，几十万人统一着装，带着各种杀戮武器，抛下父母妻小，心中怀着苦闷，却摆出英勇的样

子，到那里去——他们将在那儿冒着死亡的危险，做出最可怕的事：杀戮他们并不认识的、不曾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的人。他们身后还有医生、护士。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觉得自己不能留在家里，为淳朴、和平、受苦的人们效劳，而只能为那些彼此杀戮的人服务。而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又在为杀戮的消息而喜悦，在得知被杀的日本人有很多的时候，还会为此感激他们口中的那个神。

而这一切不仅被普遍认为是高尚情操的表现，而且，如果那些抗拒类似表现的人试图劝他人醒悟，还会被认为是叛徒和卖国贼，面临着被野兽般狂怒的人群斥责和殴打的危险，而那些人除了粗野的暴力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武器来捍卫自己的疯狂和残忍。

III

战争教人成为士兵，而非公民。那些习性将他们从社会中剥离出来，对上级的忠诚是他们主要的情感。在军营里，他们习惯通过暴力达成自己的目的，视邻人的权益与幸福为玩物。暴风雨般的冒险和危机给他们带来快感，而和平与劳作则使他们厌烦。

战争本身就生产战争，永无止境。战胜国醉心于胜利，力求新的告捷。而战败国则恼于失败，急于找回自己的荣誉

和损失。

出于对彼此的怨恨，国家间希望能够羞辱、毁灭对方。当疾病、饥荒、需求和失败降临到敌国国头上时，他们倍感喜悦。

当数以千计的人被杀死时，他们不但不同情，反而欣喜如狂：城市灯火通明，举国上下欢庆。

人的心正是这样变得粗砺起来，那些最糟糕的激情得到了滋养。人放弃了同情心，也背离了人性。

——钱宁

服兵役的时代已经到来，所有年轻人都得服从流氓或无知者那些莫名其妙的命令。他得相信，为了高尚和伟大得放弃自我意志，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砍，被砍，忍受饥渴、暴雨和寒冷。身体伤残，却不知是因为什么。除了战斗日的一杯伏特加，和那无形而虚构的，关于死后的不朽与荣光的许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报偿。而这不朽与荣光是报社的人坐在自己温暖的房间里，用他的笔给予或否定的。

一声枪响，他受伤了，倒下了。战友们的踩踏终结了他，半生不死地被埋葬了。那一刻，他将享用自己的不朽。战友们，亲人们，忘却了他。让他甘愿为之献出自己的幸福、痛苦与生命的人，不再知晓他。几年后，不知什么人发现了他的白骨，把它们做成了黑漆和鞋油，用来清洁他的将军的靴子。

——阿尔方斯·卡尔

他们不遗余力地夺取人。在他青春最美好的岁月里，给他手里塞一把枪，给他背上挎一个包，再给他头上戴一顶鸡冠状的帽子，然后对他说：“我的同志，某某国君对待我很坏，因此你得攻击他所有的臣民。我已经向他们宣布，你将

在某月某日出现在他们的国境，杀光他们……因为缺乏经验，你可能会误以为我们的敌人也是人，但他们不是人，他们是普鲁士人、法国人[日本人]。根据制服的颜色，你将把他们与人类区别开来。请尽力更好地履行你的职责，因为待在家里的我会看着你。如果胜利了，当你们回来时，我会穿着制服来到你们的面前，对你们说：士兵们，我对你们很满意。如果你死在了战场上（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会把你的死讯传给你的家人，让他们为你哀悼，做你的继承者。要是你缺了胳膊或断了腿，它们值多少钱我就付给你多少。要是你活了下来，但已经不中用，挎不了背包，我就恩准你退伍，然后你想去哪里死就去哪里死，这和我无关。

——克劳德·蒂利埃

而我明白了什么是纪律。纪律就是，当下士与士兵谈话时，下士总是正确的。当中士与下士谈话时，中士总是正确的。而士官与中士谈话时，士官总是正确的。以此类推，直到元帅。哪怕他们说的是二二得五！一开始这很难理解，不过一个事实很快就能帮助人理解：每个军营里都挂着一块牌子，只要读一读它，你的想法就能理顺了。在这块牌子上写着一个士兵可能想做的所有事，比如回乡，拒服兵役，忤逆上级等等。而针对这一切行为的惩罚措施也标得明明白白：死刑或五年的苦役。

——埃克曼-沙特里安

我买了一个黑人，他是我的。他像马一样工作；我给他吃得很差，穿得也很差，他不听话我就打他，这有什么好惊讶的？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士兵就比这好吗？难道他们没有跟这个黑人一样被剥夺自由吗？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士兵要便宜多了。一个好用的黑人现在至少要五百埃居，而一个好士

兵连五十埃居都用不了。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囚禁自己的地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因为最小的失误而被毒打；酬劳基本一样，但黑人有一点比士兵强，他不需要冒丢性命的风险，而是能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度过一生。

——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奴隶制”词条

就好像伏尔泰、蒙田、帕斯卡尔、斯威夫特、康德、斯宾诺莎和数以百计的其他作家从没有出现过一样。这些人曾倾尽其力谴责战争的无意义和不济，描绘战争的残酷、不道德和野蛮。最重要的是，就好像基督和他那些有关博爱，有关爱神和爱人的布道也从没有过一样。

记住这一切，看看你的周围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让你感到恐怖的已不再是恐怖的战争，而是比所有恐怖更恐怖的事——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无力。

那唯一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东西，那构成他的尊严的东西——他的理性，原来是不必要的、无用的，甚至都不仅仅是无用的，而是有害的附属品，它只会阻碍一切活动。就像马勒头若是从马头上掉下来，缠在它腿上，就只会把马刺痛。

一个不知福音、盲目笃信一切教会谕令的希腊多神教徒、罗马人，甚至中世纪的基督徒能够打仗，并且一边打仗，一边为自己的军衔而倍感骄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一个基督教信徒，甚或他虽不是信徒，但在不知不觉中深受基督教博爱和爱的理想熏陶——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道德家和艺术家作品的灵感来源——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拿起枪、架起炮、瞄准邻人，希望自己能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呢？

亚述人、罗马人和希腊人的确有可能相信，作战不但合乎自己的良心，甚至是善行一桩。但毕竟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是基督徒，而无论基督教如何被曲解，它的总体精神都势必将我们提升到理性的最高水平，站在这一高度，我们势必会全身心地感受到战争的疯狂和残酷，还会感受到它与我们认知中好的、合适的一切截然相对。所以，我们不但不能以一种自信、坚定和冷静的态度去做同样的事，而且在做这件事时，也无法忽视自己的罪行，无法摆脱杀人犯的绝望感——他开始屠杀自己的祭品后，在灵魂深处认识到这桩开了个头的事迹是一种犯罪，他试图蒙蔽、刺激自己，从而完成这桩可怖的事迹。所有这些不自然的、狂热的、头脑冲动的、疯狂的兴奋，如今已经席卷了游手好闲的俄罗斯上层社会，它只是正在发生的这一事迹的犯罪性质的一个感知特征。所有这些关于忠君崇君、准备牺牲生命（应该说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的赤裸裸的虚假说辞，所有这些关于要用胸膛保卫他人土地的诺言，所有这些用各种旗幡和丑陋圣像为彼此所做的无意义

祝福，所有这些祈祷，所有这些床单和绷带的制备工作，所有这些护士分队，所有这些献给舰队和红十字会的捐助（其实都上交给了这么一个政府，它的直接职责就在于，借助从人民手里能敛多少就敛多少财的能力，通过宣战，组织起一支所需的舰队和一批所需的包扎伤员用的材料），所有这些华而不实、毫无意义且亵渎神明的斯拉夫语祷文（在不同的城市念这些祷文的事被各家报纸当作重要新闻来发布），所有这些游行，要求奏国歌，呼喊“乌拉”，所有这些可怕、不顾一切，因为尽皆如此所以不惧被戳穿的报纸谎言，所有这些愈发昏聩和愈发残暴的倾向（俄罗斯社会目前正身处其中，而它也正被一点一点地传染给大众），所有这一切都还只是那桩正在发生的可怕事迹的一个感知特征。

直接的感受告诉人们，他们做的事情不应该发生，但就像那个一旦开始杀戮自己的祭品便无法停止的杀人犯那样，俄罗斯民众现在也觉得，事情已经开始做了，这便是无可辩驳的拥护战争的理由。战争已经开始了，因此必须继续下去。在那些最单纯的、被误导的、没学问的人看来是这样的，他们在庸俗的激情和愚蠢的昏乱影响下行事，他们陷入了这种昏乱之中。而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在讨论，他们论证说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因此就算他当真能意识到自己开始着手做的是坏事，

那他也无法停止。

而那些失去理智、兽性大发的人则继续着这可怕的事迹。

IV

令人惊讶的是，亏了外交界和各种报刊，最微不足道的分歧都有很大可能演变成一场神圣战争。英国和法国 1856 年对俄罗斯宣战时，导致战争的原因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如今人们得长久地翻阅外交档案，才能了解个中原因。而与此同时，这个奇怪误会导致的后果是五十万善人的死亡和五六十亿的支出。

其实原因是有的，但没有人会承认。拿破仑三世想通过与英国结盟和一场幸福的战争来巩固其借助犯罪得来的政权；俄国人想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人想确立自己的贸易力量，并阻挠俄国人在东方的影响。这样或那样的伪装背后，始终都只是征服与暴力的精神。

——里歇

一个人可以有权杀我，就因为他住在河水的那一边而他的君主又和我的君主有争执，尽管我和他并没有任何争执；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加滑稽的事情吗？⁴

——帕斯卡尔

⁴ 中文译文选自：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 137—138 页。

地球的居民仍身处于这么一种荒谬、无理性、愚蠢的状态之中——每天你都能在各文明国家的报刊上看到国家元首间在讨论外交关系，他们的目的就是结盟对抗某个假想敌、策动战争，而在这些战争中，各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领导人把自己当作牲畜引向屠宰场，仿佛就没怀疑过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个古怪星球上的居民所受的教育都让他们相信，有不同的民族、边界、国旗，可所有人的人性意识又都如此薄弱，以至于一旦面对祖国这一概念，这种感觉便完全消失了……诚然，如若各位思考者能达成一致，那这种情况本可以改变，因为作为个体，没有人会想要战争……但存在着这么一些政治上的凝聚力，让数以百万计的寄生虫得以因它而生……

——弗拉马利翁

当你不是肤浅地，而是透彻地研究起人类的各种活动时，就会忍不住得出如下可悲想法：为了邪恶王国能在地球上延续统治，耗费了多少人命，而最为助长这种恶的就是常备军的出现。

一想到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想到绝大多数人会如此和善地接受这种恶，仅仅是出于自己的愚蠢，仅仅因为他们允许相对少数精致而堕落的人利用自己，你的惊讶和悲哀感就会变得愈发强烈。

——帕特里斯·拉罗克

您若问一个抛下了年迈父母、妻子和孩子的普通列兵、上等兵或军士，为什么他打算杀死那些他不认识的人——

他首先会对您的问题感到惊讶。他是一个士兵，宣过誓，所以应该服从上级的命令。如果您告诉他，战争，也就是杀人，不符合“不可杀人”的诫命，那他会说：“那要是我们的人被打了怎么办？为了沙皇，为了正教信仰。”（还有个人这么回答我：“那要是他们攻击圣物怎么办？”“什么圣物？”“国旗。”）要是您试图向这个士兵解释，说神的诫命不仅比国旗重要，也比世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他就会沉默或生气，然后报告上级。

您若问一位军官、将军，他为什么要去打仗——他会告诉您，他是一个军人，保卫祖国需要军人。杀人与基督教律法精神不符这一事实也同样没让他感到困扰，因为他要么不信这律法，要么相信的也不是律法本身，而是对这律法的阐释。最重要的是，一旦被问起他个人要做什么，他就会像普通士兵一样，偷换一个有关政权、祖国的笼统问题。他会说：“眼下，当祖国处于危险之中，必须行动而非空谈。”

您若问那些借助种种欺骗手段策动战争的外交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告诉您，他们工作的目标是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依靠的不是理想的、不切实际的理论，而是外交活动和战备水平。就像军人在面对有关自己人生的问题时，会转向笼统问题那样，外交官们也会谈论俄罗斯的利益、其他各大国的不怀

好意、欧洲的平衡，但就是不谈自己的人生和工作。

您若问那些记者，他们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笔墨激起人们的战争狂热——他们会说，总的来说，战争是必需和有益的，尤其是眼下的这场战争，然后用一堆模棱两可的爱国主义话语证实自己的这一观点，而一旦被问起为什么他，一个记者，一个有身份的人物，一个活生生的人要这般行事，他也会跟军人、外交官一样，谈论起民族、国家、文明和白种人的种种共同利益来。

所有的战争策动者都会这般解释自己为何要参与其中。他们也许会同意说，最好呢，当然是能消灭战争，但目前呢，这是不可能的，眼下他们，无论是身为俄罗斯人，还是身为据有首长、地方自治长官、医生、红十字会活动人士等要职的人，他们的天职就是行动，而非空谈。他们会说，当有一件伟大的共同事业摆在你面前时，你就没时间去空谈或者思考关于自己的问题了。

看似整个事件罪魁祸首的沙皇也会这么说。他就像一个普通士兵，关于现在是否需要战争的问题会让他感到惊讶。明明可以现在就停战——他甚至不会让这样的想法在自己脑海中出现。他会说，他不能不执行全民族要求他做的事，说他虽然也承认战争是大恶，而他也动用过，并且还准备动用一切手段来消灭它，但就眼下的情况而言，他不能不宣战，也不能不继续战争。这对于俄罗斯的福祉和

伟大是必需的。

当所有这些人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某个伊万、彼得、尼古拉，一边承认自己有义务遵循基督教的律法——不仅禁止杀害邻人，还要求你去爱他，去服侍他——一边又允许自己投入战争，也就是去参与暴力、抢劫和杀人，他们总是会如出一辙地回答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祖国，或信仰，或誓言，或荣誉，或文明，或全人类未来的福祉，总之就是些抽象的、模棱两可的概念。此外，所有这些人总是全身心地忙于策动战争，抑或忙于部署、谈论战争，以至于即使到了闲暇时间，他们能做的也只是从自己的劳作中脱身休息，根本没时间再去谈论自己的人生，况且他们认为这都是些空谈。

V

恐怖的念想停在了在世纪末不可避免地等待着我们的这场大灾难面前，人们必须为它做好准备。二十年来[现在已超过四十年]，所有的知识努力都耗在了发明破坏工具上，很快，只需打响几发大炮就足以摧毁整支军队；参军服役的已不再如从前那样，只是几千个出卖自己的穷人，而是一个个民族，所有这些民族都在准备互相残杀。为了让他们能去

杀戮，便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被人仇恨，从而激起他们的仇恨，而温顺的人们相信了这一点，于是乎一群群和平的公民在接到要求互相杀戮的荒谬指令后，便因为某段可笑的边境划分，或某些贸易、殖民的利益分歧，怀着野兽般的凶残扑向彼此。

于是他们就会像绵羊一样走向屠宰场，虽然明知自己要去哪里，知道自己会丢下妻子，知道自己的孩子要忍饥挨饿；但他们还是会去的，他们如此沉醉于各种动听的谎言，他们被欺骗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会把屠杀想象成自己的义务，还会祈求神祝福自己的血腥行径。他们会去的，践踏他们播种的庄稼，焚烧他们建造的城市，伴随着狂喜的歌声、欢愉的呼喊、庆祝的音乐，顺从而谦卑，没有丝毫怨恨地踏上这条不归路，尽管他们身上分明有着力量，而且如若他们能达成一致，他们本可以构建起常识和博爱，而非外交家的那些狂妄伎俩。

——爱德华·罗德

一位目击者讲述了他最近在俄日战争中踏上瓦良格号甲板所看到的情景。恐怖的场面。到处都是血、人肉碎块，无头躯干、被炸断的手臂，以及一股哪怕最习以为常的人都会感到恶心的血腥味。炮塔是受损最严重的。一枚榴弹在其顶部爆炸，杀死了一个正在操作瞄准的年轻军官。这个不幸的人只剩下了一只紧握仪器的手。与指挥官在一起的四个人中，有两个被炸成了碎片，另外两个受了重伤（这就是我说过的那两个人，他们的双腿都被炸断，之后还得再一次截肢）；指挥官只是太阳穴被弹片击中了一下。

这还没完。中立人员无法把伤员带上自己的汽船，因为坏疽和热病是会传染的。

和饥荒、火灾、破坏、疾病、伤寒和天花一样，坏疽和

在医院感染化脓也是战争荣耀的一部分——这就是战争。

而与此同时，约瑟夫·迈斯特如此赞美战争之善：“当人的心灵因娇生惯养而失去韧性，变得没有信仰，并吸收了因文明过剩而产生的种种腐朽恶习时，它只能靠鲜血才能复苏。”

院士沃居埃先生和布吕内蒂埃先生说了几乎一样的话。

但那些被当作炮灰的穷人却有权提出异议。

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坚持信念的勇气。这就是一切恶的来源。他们已习惯于允许自己为了自己并不了解的问题被杀死，他们还在继续这样做，一边想象一切都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一具具尸体躺在海里成为龙虾的食物。

而当排放枪撕碎他们身边一切的时候，他们未必会乐于想到，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福祉，为了复苏他们的同时代人因文明过剩而失去韧性的灵魂。

这些不幸的人多半没读过约瑟夫·迈斯特。我建议各位伤者在两次包扎的间隙去读一读。

他们会了解到，战争就和刽子手一样是必要的，因为和后者一样，前者也是神之正义的体现。

当外科医生用锯子锯开他们的骨头时，这一伟大的思想将给他们带来抚慰。

——阿杜安

在《俄罗斯新闻报》上我读到了这么一则论断：俄罗斯的优势在于它有消耗不尽的人类材料。

对于被杀死了父亲的孩子们、被杀死了丈夫的妻子、被杀死了儿子的母亲来说，这种材料是会迅速消耗殆尽的。

——摘自一位俄罗斯母亲的私信，1904年3月

您问文明国家间的战争是否仍有必要。我的回答是：不仅已没有必要，而且从来都没有过必要，从来都没有。它总是扰乱人类正常的历史发展，侵犯法权，阻挠进步。

如果说战争的后果有时也会对文明总体有利，那么有害的影响就大得多了。我们之所以会被欺骗，是因为只有一部分有害后果会立即显现出来。它们中的大多数，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些，都是我们注意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仍”这个字。一旦容忍这个字，战争的捍卫者就可以断言，我们间的争辩只是时代一致性以及个人评价的出入，于是我们的分歧就会被归结为我们认为战争无用，而他们认为战争仍有用。他们会一边欣然赞同我们，认同这个问题的提法，然后说战争确实可能变得无用，甚至有害，一边又说，但这只是在将来，而不是现在；至于现在，他们认为有必要让人民遭受那种被称作战争的可怕流血，尽管进行这些战争只是为了满足极少数人的个人功名心。

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战争唯一的原因都是：为少数人的权力、荣誉和财富而损害大众的利益，而大众自然而然的轻信和偏见是由这少数人引起并支持的，正是这种轻信和偏见才使战争成为可能”。

——加斯东·莫克

我们基督教世界和我们时代的民众就像是这么一个人，他在错过了真正的道路后，走得越远，便越来越确信自己走错了路。而他越是怀疑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越是快速、绝望地沿着它疾驰，与此同时用一个想法安慰自己，觉得这条路总能通到哪里去的。但那一刻终将来，他会彻底

明白，自己走的这条路除了通向深渊外，没有任何别的去向，而他已经开始看到自己眼前的这一深渊。

眼下我们时代基督教世界的人类就处在这种情况中。因为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无论在个体生活，还是在各国的生活中，都遵循只以自己和自己国家福祉为念的原则，并继续像现在这样，借助暴力来保障这种福祉，那么，由于势必要强化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暴力手段，我们首先会变得越来越穷困，因为要把自己的大部分生产力转移到军火上；其次，由于身体条件最好的人在战争中相互杀戮，我们会越来越退化，并在道德上不断堕落、腐化。

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否则这一幕就会真切地发生，就如同两条非平行线一定会相交在数学上是真切的。但它不仅在理论上真切：在我们的时代，它不只对于理性，对于感觉而言也在变得真切。我们正在通向的那个深渊正逐渐变得清晰，就连最单纯的、不爱高谈哲学的、没有学问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到，我们把自己愈发武装起来，彼此对抗，在战争中消灭彼此，我们就像那些罐子里的蜘蛛，除了互相毁灭，不会有别的下场。

一个真诚、严肃、理性的人已不能再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了，觉得局面尚可以补救——像过去以为的那样，依靠罗马、查理曼大帝、拿破仑的普世王国，依靠教宗的中

世纪神权，或依靠一个个神圣同盟，或依靠欧洲协调组织的政治平衡，以及各种国际和平法庭，又或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依靠增加军事力量，以及各种新发明的强大杀伤性武器来补救。

建立一个由欧洲各州（штаты）组成的普世君主国或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的民族永远不愿意合并成一个国家。建立若干国际法庭来解决国际争端？可谁能强迫一个统领着数百万大军的诉讼人服从法院的裁决呢？解除武装？没有人愿意，也不会有人迈出第一步。想出某些更可怕的毁灭手段：充满窒息性毒气的炸弹圆筒，可以让人互相投掷的炮弹？无论发明出了什么，所有国家都会添置同样的杀伤性武器，而炮灰们则会朝着充满窒息性毒气的炸弹圆筒进发，就像冷兵器时代过后他们曾朝着子弹进发，子弹时代过后又曾顺从地朝着手榴弹、炸弹、远射火炮、排放枪、地雷进发一样。

没有什么比穆拉维约夫先生和马腾斯教授的讲话更好地表明——他们说对日战争与海牙和平公约并不矛盾——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声明更好地表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传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而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则已彻底丧失。思想和语言不再被用来指导人类活动，而是被用来为任何一种活动辩护，不管它在性质上是何等恶劣的犯罪。最近的布尔战争和现在这场随

时可能演变成大规模屠杀的对日战争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反军国主义论调对于阻止战争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就像是要对一群互相撕咬的狗进行一番最为雄辩、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告诉它们，对它们而言，分享那块它们正为之彼此撕咬的肉，比一直这么互相撕咬下去，直到那块肉被一条路过的、没有参与斗殴的狗叼走更为有利。

我们已快马加鞭地冲向深渊，无法停下脚步，只能向着它飞驰。

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只要他有理智，并且在思考人类眼下的处境，以及它正不可避免地逐渐趋近的处境，那他就可能看不到这么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实际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处境，而且不可能构想出任何一个这样的体制、机构，能将我们从我们正不可抑制地奔赴的灭亡中拯救出来。

且不说那些无法解决，又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上的危险情况，就说武装起来对抗彼此的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随时都准备擦枪走火转变成战争，且也正在擦着枪走着火转变成战争，它们清楚地表明整个所谓文明人类都在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

那么该怎么办呢？

VI

作为自己使命的终曲，耶稣构建了新社会的基础。在他降世前，人们从属于一个或多个主子，就像羊群属于自己的主人一样……王公贵族们将其傲慢和贪婪的一切重量全部施加于人民身上。耶稣终结了这种混乱，抬起了人们低垂的头颅，叫奴隶重获了自由。他教导他们，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则是自由的，没有人能凌驾于自己的手足之上，而平等与自由这一人类的神圣法则，是不可侵犯的；他还教导权力不能成为法权，在社会体制中，它是一项职务，一种服侍，是某种为了共同利益而自由承担的仆役。耶稣构建的社会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吗？支配着地球的是这种学说吗？各国的王公贵族们在我们的世界是仆人还是主人？十八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将基督的教诲彼此传颂，并说自己信仰他的教诲；可是，这个世界上发生过什么变化？饱受压迫，饱尝苦难的各个民族仍都在等待应许的解放，而这并不是因为基督的话语错误或无效，而是因为人们要么不明白教义必须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坚定意志来实现，要么就是在自己的屈辱中昏睡过去了，没有去做那唯一一件能够带来胜利的事——没有准备好为真理而死。但他们会醒过来的。他们之间已经有什么东西正在轻轻响动；他们已经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救恩近了。

——拉梅内

不得不承认，十九世纪在向一条新的道路进发。这个世纪的人们开始明白，应该为各个国族设立一些法律和法庭，开始明白一个国族针对另一个国族的犯罪尽管规模庞大得多，

其可憎程度毫不亚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犯罪。

——凯特勒

愿你们的信条、你们的行动、你们在战斗中高举的旗帜也都一样。不要说我们讲的语言不同：眼泪、行动、牺牲精神形成你们大家采用的共同语言，也是你们大家都懂的语言。

5

——朱塞佩·马志尼

……不，任何一个目击或导致了自己同胞们流血牺牲的人，我呼吁你们良心的愤慨来作证——仅凭一颗头颅不足以承受如此多杀戮的重量。有多少人在战斗，就会有多少颗人头。要对他们所创立的同态复仇法则负责，至少得先了解它。但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制度仍然只是一时的，因为，我再重申一次，军队和战争应该终结。不管某个智术师怎么说——我已在别处驳斥过他了——说战争（哪怕对外战争）“神圣”，是谬误。说土地“渴望鲜血”，亦是谬误。神诅咒战争，甚至那些参与战争，并在战争中感受到隐秘恐怖的人也诅咒它。土地向上天祈求的，是给自己的河注入水流，是云朵中洁净的露珠。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

人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胁迫，就像他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服从一样。人们等地地堕落于这两种习性。这里昏昏沉沉，那里横行霸道，没有一处有人类真正的尊严。

——孔西得朗

⁵ 中文译文选自：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吕志士译，马清槐校（商务印书馆，1995），第86页。

如果我的士兵开始思考，那么将没有人会留在军队。

——腓特烈二世

两千年前，先是施洗约翰，随后是基督对人们说道：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μετανοειτε），信福音！”（《马可福音》1：15）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5）

但人们并没有听他的话，而他所预言的灭亡已近在眼前。而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可能看不到它。我们即将灭亡，因此不能再充耳不闻这种尽管年代久远，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新颖的救赎手段。我们不可能看不到，除却我们那糟糕的、非理性的生活所导致的所有别的灾难外，仅仅是对战争的策动和由此不可避免导致的战争就势必将摧毁我们。我们不可能看不到，人们为免于这些恶所设计的一切实际补救措施到头来都是，而且也势必都是徒劳无功的，而武装起来彼此对抗的各国民众的灾难处境势必只会不断恶化。也正是因为如此，基督的这番话比以往任何时候，比对任何人而言，都更适用于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基督说：悔改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停止自己已经开始的活动，然后问自己：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使命何在？回答完这些问题后，再根据你的答案来决定，你在做的事是否契合你的使命。只要我们这个世界和时代

的每一个人，亦即理解基督教教义本质的每一个人，都暂时停下自己的活动，暂时忘记别人把他视为谁——皇帝、士兵、大臣、记者——并严肃地问自己：他是谁，他的使命何在？他便会质疑自己的活动是否有益、合法、合理。在我是皇帝、士兵、大臣、记者之前，我们时代和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作答：我首先是一个人，即一个有限的存在，被最高旨意派往这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限的世界，为了在其中停留片刻，死去，随后从中消逝。所以所有那些我为自己树立的，以及人们灌输给我的个人的、社会的，乃至全人类的目标，都因为我个人生命的短暂和世界生命的无限而变得虚无，因而所有那些目的都应该从属于那个更高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它，我才被派到这个世界上。由于我的有限性，这个终极目的是我无法实现的，但它是存在的（因为一切存在者的目的都该是这样的），而我的事业就在于成为它的工具，也就是说，我的使命在于为神做事，完成他的事业。当如此理解自己的使命后，我们这个世界和时代的任何人，从皇帝到士兵，都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自己或人们强加给他的职责。

在被加冕，认定为皇帝之前，皇帝必须对自己说，在承诺履行国家领袖的职责之前，我先得因此而活——我承诺履行那将我派到生命中的最高旨意对我所做出的要求。我不仅知道这些要求，还全身心地感受着它们。这些要求

正如我所信奉的基督教律法中所表述的那样，在于我折服于神的旨意，执行这一旨意的要求，爱我的邻人，服侍他，待人如己。而如果我操纵民众，下令施暴、处决，还有那最为可怕的事情——战争，那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

人们告诉我，我应该做这些事情。但神却说，我应该做完全不同的事情。因此，无论别人对我说多少类似的话，说作为国家领袖，我应当掌控暴力、征收赋税、进行处决，以及最重要的，发动战争，即杀戮邻人，我不想也不能这样做。

被灌输了“必须杀人”思想的士兵，视备战为己任的大臣，鼓动战争的记者，以及任何一个问过自己是谁、自己人生使命何在的人都应当对自己说出这番话。一旦国家元首停止指挥战争，士兵停止战斗，大臣停止筹备战资，记者停止鼓吹战争，那么无需任何新的制度、调整、平衡和法庭，无论是战争方面，还是其他一切人类自找的灾难方面的，人类自陷于其中的绝望处境都将不攻自破。

因此，无论听起来有多奇怪，能将人从他们带给自己的，包括其中最可怖的——战争——在内的所有灾难中解救出来的最真切而无疑的方法，并非任何一些外在的共同措施，而仅仅是那种对每个人的意识所做的一次简单呼吁，这是基督在一千九百年前提出的——让每个人悔改，问一问自己：他是谁？他为什么而活？他该做什么，又不该做什么？

VII

有这样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宗教并不构成人本性中永恒的因素。许多人告诉我们说，这只是在人类发展早期和文化相对落后时期，人类特有的一个思想和情感的发展阶段；说这是一种人应该慢慢从中超脱并将之摒弃的东西。

我们可以平静地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如果宗教只是迷信，那很明显，我们就应该从中超脱。如果宗教为最高等和最好的人类生活所必需，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基督教研究应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如果你在每一枚硬币上都能找到一块压印，而且每个压印都一模一样，那你就能够相信，能毫无疑问地确定在每枚硬币上留下压印的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各处皆然，如果你在人性中或在其他生命的天性中总能找到普遍的，不变的标志性特征，你就可以绝对肯定，世界上存在着和造成这种特性的相对应的东西。你会发现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宗教性的存在。你会发现人不论走到那里，都相信自己被不可知的世界包围。无论你站在何种理论的基础上看待整个世界，是世界将我们造就成我们这副模样，如果世界不是一场骗局，那么我们身上与这个世界相对应的东西也是现实，因为是现实世界造就了我们身上这些特性。

——萨维奇

在对人的教化中宗教是至高至善的作用力，是一个文明最伟大的力量，而信仰的外在形式和政治利己主义活动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阻碍。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的活动都是与宗教相抵触的。我们的研究表明，永恒而神圣的宗教的本质，无论在何地都同样充盈在人类的心灵之中，只要这颗心还有感

觉，能跳动。我们研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向我们指出所有伟大宗教的唯一基础，从人类生命诞生之初发展到今天的唯一教义……

在所有信仰的深处流淌着一股唯一的、永恒的启示，也就是神道给人听的话语的**统一宗教**。

让帕西人保留自己的护身祷文（Taavids），让犹太人保留自己的经文匣，让基督教徒保留自己的十字架，让穆斯林保留自己的新月徽，但他们都应当记得，这些只是形式与标志，而所有宗教的主要本质——爱邻人——是为摩奴、琐罗亚斯德、佛陀、摩西、苏格拉底、希勒尔长老、耶稣、保罗、穆罕默德所同样要求的。

——莫里斯·弗吕格尔

没有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政治活动是一种附属物，宗教则设立原则。没有这种共同信仰的地方，左右社会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总是变幻无常和欺压其他人的意志。没有神，人可以被胁迫，但无法被说服。没有神，大多数人会变成暴君，而不是民众的教化者……

我们需要的，人民需要的，能够让我们这个深陷在自私、怀疑和否定泥潭中的时代找到一条出路所需要的，是信仰。在这种信仰中我们的灵魂可以不必在个人目标的追寻中迷路徘徊，可以一起行走，承认同一个起源，同一个律法，同一个目标。任何一种从旧的、凋敝的信仰废墟上产出的强大信仰，都可以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因此任何一种强大的信仰都不可避免地被应用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

人类一直在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重复着主祷文中

的话语：“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⁶。

——马志尼

人可以把自己看成如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动物中的一种，可以把自己看成一个家庭成员和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延续数百年的民族的一员，可以而且甚至是必然会（因为理性会难以制止地把人引向这个方向）把自己看成是整个永恒存在的无限世界中的一部分。因为除了与生活中眼前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一个理性的人总是在确立自己与整个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因此为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人与为他所不能理解的整体关系建立起来，他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从中获得自己行为的指导，这就是过去和现在一直所说的宗教。因此宗教一直是，也不能停止是理性的个人和理性的人类生活中的必要元素和不可缺少之条件。

真正的宗教是人与环绕他的永恒生命之间建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他的生命与永恒联系起来并指导他的行为。

——列夫·托尔斯泰

宗教（从客观上来看⁷）就是把把我们的一切义务都认作是神的诫命。

只有一种（真正的）宗教；但却可能有多种多样的信仰。⁸

——康德

⁶ 主祷文原文为“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⁷ 康德原文为“从主观上来看”。

⁸ 中文译文选自：《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张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55与108页。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遭受的恶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人的生活中没有人类活动的唯一理性指导——没有宗教，不是那种信仰教义教条，信仰执行仪式以获得愉快休闲、心灵安慰、激奋情感的宗教，而是确立人与万物、与神之间的关系，并因此为全部人类活动提出共同的最高指引的宗教，没有这种宗教人类就会降低到与动物一般的水平，甚至比动物还要低下。把人类引向不可逃避的毁灭的恶，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得格外强烈，因为失去生活中的理性指导，把所有努力都投注于知识领域，主要是实用知识领域的发现和进步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发展出凌驾于自然力的巨大力量；没有理性运用这种力量的指导，人自然会运用它来满足自己最低下的、动物性的欲望。

失去了宗教的人类，却掌握着凌驾自然力的巨大力量，就如同拿了火药或者易爆气体来玩耍的孩子。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使用的力量，再看看他们是如何使用的，就不能不感到按道德发展水平，人类不仅无权使用铁路、蒸汽、电力、电话、照相术、无线电报，甚至连简单的钢铁加工技艺也不配拥有，因为这些革新和技艺只被用来满足人类自己的肉欲，用来玩乐、淫逸和互相残杀。

那么应当怎么办？丢弃人类已经获得的所有这些生活上的改良，所有这些力量？忘记他们已经学会的东西？这

是不可能的。无论这些智能上的成果被如何恶意地运用，但毕竟还是成果，人也无法将其遗忘。要改变数百年来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组合再创立出新的？要构想出能防止少数人欺骗和剥削多数人的新制度？要传播知识？这些都被一一试验且仍以极大的热心在施行。所有这些假想的纠正措施是逃避自我，从毁灭终不可避免的预感中转移注意力的主要工具。国家的边界不断变迁，制度不断变化，知识不断传播，可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制度、习得了更多知识的人仍是同一种野兽，随时准备互相撕咬；或是同一种奴隶，他们过去一直是，也将永远是奴隶，只要他们遵从的不是宗教知觉，而是情欲、理论和外来的灌输。

人没有选择：他只能是奴隶——要么是一个比别人都更无良、无耻的奴隶的奴隶，要么是神的奴仆。因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获得自由，那就是把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旨意相结合。失去了宗教的人类，有的否定宗教本身，有的把取代了真正宗教的、外在的、畸形的形式认作宗教，只听凭个人的肉欲、恐惧、人间的法律，尤其是互相的催眠来驱使自己。这些人没有办法不做动物或是奴隶，任何外在的努力都不能让人从这种状态中脱离，因为只有宗教才能让人自由。

而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已将它丧失。

VIII

不要做使你良心受谴责的事，不要说与实情不相符的话语。守住这最重要的事，你就完成了人生的全部任务……

没有谁可以强迫你的意志，它无法被小偷或强盗挪动；不要像大多数人一样，追求不合理的事物，要追求共同的福祉而不是私利。人生的任务不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而是不落入癫狂者之列……

要记住，有这样一个神，他不要属人的赞美和荣耀，人本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想要人能遵从赋予他们的理性，遵照他的样子行事。就像无花果树忠于自己的事工，狗、蜜蜂也是如此。而人怎么能辜负自己的使命？可叹的是，这些伟大神圣的真理在你的记忆中逐渐暗淡：日常的劳碌奔波、战争、不理智的恐惧、心灵的软弱和做奴隶的习气将它淹没……

从枝干上砍下来的树枝就因此与整棵树分离。一个人若与另一个人发生争执，也就与全人类隔绝。但树枝是被一只不相干的手砍断，人却用自己的仇恨和恶意使自己与邻人疏远，却不晓得他因此将自己与全人类隔绝。但神将人们像兄弟一般召向共同的生命，赋予人在纷争之后重新彼此和解的自由。

——马可·奥勒留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

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⁹

——康德

要将耶稣信奉的那种宗教从把耶稣视为客体的那种宗教中解放出来。而当我们认出意识的状态, 即永恒福音的基本构成单元和起源, 就必须紧紧握住它。

就像农村人的小油灯或宗教巡游时拿的小蜡烛在太阳光照的伟大光耀前黯然无光, 那些微不足道的、局部的、偶然的和可疑的奇迹也将在灵魂生命的律法面前, 在神指引的人类历史的伟大景象面前黯然失色。

——阿米尔

我认为下列立场不需要任何证明: 除了美好生活外, 人以为要做的所有合乎神心意的事, 都是宗教虚妄和迷信。

——康德

本质上讲, 荣耀神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依照理性的法则行事。

——利希滕贝格

但若要想除灭我们为之受苦的恶, 那些忙于尘世各种事务的人会说, 需要的不是几个人, 而是要让所有人都悔改, 让悔改了的人一致明白自己人生的使命是履行神的旨意和

⁹ 中文译文选自: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90), 第 22 页。

服侍邻人。

这可能吗？

不仅可能——我要说——而且非如此不可。

人不可能不悔改，即人不可能不问每个人都会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他是谁，为什么活着。因为人作为有理性的生命，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就活不下去，他会一直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并一直按照自己的发展水平给出宗教学说中的答案。在当今这个时代，让人在其中感受到自我的内心矛盾，极其迫切地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承认生命的律法是爱人和服侍人，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人类生命意义的唯一合理答案。这个答案早在一千九百年前就已经在基督教中被表述过了，并以同样方式为全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所知。

这个答案在当今基督教世界中所有人的意识里以潜藏的状态存在，它没有明确显现，也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只是因为一方面，享有最大权威的人，所谓的学者们，深陷在严重的谬误之中，认为宗教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人就不必依靠宗教生活，他们将这种谬误灌输给刚刚开始接受教育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权者有意地，经常也是无意地（他们自己也陷于谬误中，以为信奉教会就是基督教信仰）竭力在民间支持

鼓励被认作是基督教信仰的粗俗迷信。

只有消除这两种迷惑，那潜藏在当今人们意识中的真正的宗教才能显明出来，并成为必须的职责。

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有学问的人要意识到，全人类博爱的主张和待人如己的准则，不是许许多多人类论述中随便偶然的一条，可以从属于任何其他观点，而是一条不可置疑、高于所有观点的原理，它源自人与无限、与神之间不变的关系，它就是宗教和全部宗教，因此也永远是必须的。

另一方面，要让那些有意无意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宣扬粗俗迷信的人明白，所有那些他们支持和宣扬的教条、圣礼、仪轨，不仅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无关紧要，而且是极端有害的，这些东西将人与唯一的宗教真理相隔离，这宗教真理只能体现在履行神的旨意中，人的博爱中，对他人的服侍中，还得让他们明白，待人如己的准则不只是基督教诫命中的一条，还是全部的宗教实践，正如同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

要让当今的人都同样地向自己提出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同样地做出回答，只需要那些自以为开明的人停止思考，停止向上下几代人灌输宗教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从前野蛮状态的残余，只需传播教育就能让人过上好的生活，而所谓教育就是能用某种方式将人们引向公义和道德生活

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相反，他们需要明白，宗教是人类良善生活所必需，宗教就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意识之中。故意和无意用宗教迷信愚弄大众的人，要停止这样的行为并承认，在基督教中重要的和必须的不是洗礼、圣餐、信仰教条等等，而只是爱人，爱邻人，和履行待人如己的诫命，承认这就是所有的律法和先知。

如果假基督徒和崇尚科学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能像传播他们那些复杂难懂、没有意义的论述那样，向孩子和没有学问的人传播这些简单明了的、必要的真理，那么所有人就能同样地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承认从它而来的同样的义务。

IX

一位拒服兵役农民的几封信：

1895年10月15日那天，我被叫去服兵役。轮到抽签时，我说我不会抽。几个官员看看我，交谈了几句，问我为什么不抽签。

我回答：我既不打算宣誓，也不打算拿枪。

他们说：以后再说，签必须抽。

我再次拒绝了。于是他们命令管事儿的替我抽。管事儿的替我抽了签，674号，他们记下了。

一个军官走进来，把我叫到办公室问：谁教你的，说不

想宣誓服役？

我答：自己读福音书学的。

他说：我不信你自己能看懂，福音书难懂得很。要想看明白，你得学很久。

我告诉他，基督教的不是什么深奥的思想，因为就连最普通的文盲，都能理解他教的东西。

后来他让士兵把我送回队里去。我们去厨房吃了饭。吃完饭，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宣誓。

我说，因为福音书上写了：“什么誓都不可起”。

他们很惊讶，问我，福音书里连这都有？找出来瞧瞧。

我找到这句，读了给他们听。

——有归有，那也不能不宣誓啊，他们会收拾你的。

我跟他们说，凡丧掉生命的，必继承永生。

在 20 号那天，他们让我和其他年轻士兵站成一排，给我们讲士兵守则。我告诉他们，这些事儿我一件都不会做。他们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会拿起武器抵抗敌人，因为基督说，也要爱我的仇敌。他们说：你难道是唯一的基督徒吗？我们也都信基督。我说：其他人我不管，我就知道，基督说过，应该这么做。

军官说：不听命令，我就让你烂在监狱里。

我说：您想做什么都行，兵役我是不会服的。

今天征兵委员会来了。将军对军官们说：“这个傻蛋到底在坚持什么，拒不服役？几百万人都在服兵役，就他一个人违抗。看来得好好揍他一顿，才能让他断了这个念想。”

奥利霍维克被发配去了阿穆尔地区。船上的人都在祷告，

他拒绝了。士兵们问为什么，他讲起自己的故事。一名叫基里尔·谢列达的士兵加入了谈话。他打开福音书，读起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读毕，他说：基督禁止起誓、审判和战争，可人把这些事都做尽了，还说合乎律法。人们挤着站在一起，士兵们注意到，谢列达脖子上没有十字架。他们问：你的十字架呢？

他说：在箱子里。

他们又问：为什么不戴在脖子上？

他说：因为我爱基督，我无法佩戴他的刑具。

随后两名下士走了进来，与谢列达聊了起来。他们对他

说：为什么呢，你前几天还在祷告，现在却放下了十字架？

他回答：当时的我身处一片黑暗，看不见光，如今读了福音书，我发现一切并不需要遵循基督教徒的仪式进行。

他们又问：所以，你也会像奥利霍维克那样拒绝服役吗？

他说，他不会服役。

他们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不应武装自己，敌对他人。

谢列达也被逮捕了，与奥利霍维克一起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州，直到现在仍待在那里。

——摘自《彼·瓦·奥利霍维克的信》

1894年1月27日，在沃罗涅日监狱的医院里，一位姓德罗仁的无名小卒因肺炎去世，他生前是个库尔斯克省的乡村教师。像所有死在狱中的囚犯一样，他的尸体也被丢弃在监狱公墓里。而他是人们见过最纯粹、圣洁和诚实的人之一。

1891年8月，他被征召入伍。他将所有人视为手足，认为杀人和暴力是违背良心和神的意旨的头等罪孽，因此拒绝拿起武器服兵役。同时，他认为将自己的意志任由他人摆布

作恶也是一种罪，因此拒绝了宣誓。

那些以施暴成性的人先将他在哈尔科夫关押一年，后又转移到沃罗涅日惩戒营，在那里，他们用严寒、饥饿和单人禁闭折磨了他长达 15 个月。当他因持续的折磨罹患肺病，不再适合当兵，就被发入平民监狱，继续服刑 9 年。在把他从营里转移去监狱的那个苦寒的冬日，由于警卫玩忽职守，没给他准备厚实的衣服，在警局外的街头站了许久后，他得了感冒和肺炎，22 天后，他死了。

临终前一天，德罗仁对医生说：“虽然我这一生没活多久，但我是带着自己的信念，问心无愧地死去的。当然，这最好是能由世人来评判。或许……不，我想我是对的，”他决然道。

——摘自《德罗仁的生与死》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以弗所书》6:11-14

“可现在，眼下我们该怎么办？”有人问我，“眼下敌人已经向俄罗斯发起攻势，威胁我们的生命，我们俄罗斯士兵、军官、将军、沙皇、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做？难道

要放任敌人践踏我们的财产，夺取我的劳动成果，俘虏和残害人民吗？事已至此，我们能怎么办？”

每个悔改了的人都应该回答：“可要知道，在这无论由谁挑起的战争事业开始之前，首先应开始的是我生命事业。我的生命事业与承认中国人、日本人或俄国人对亚瑟港的权利的毫不相干，而在于实现那位派我进入此生的神的旨意。而这旨意是我所明白的。这旨意就是要我去爱我的邻人，并服侍他。那我为什么要遵循这些短暂而随意的，残酷而非理性的要求，却背离生命中永恒的、不可磨灭的律法呢？如果神存在，那他不会在我死后（这下一秒就可能发生）问那些他没指示过的事业，不会问我是否守住了南浦的木材仓库，或亚瑟港，或那个被称为俄罗斯国的集合，而是会问我，我如何度过他给了我，供我支配的这一生，我是否按照它的预期使命，履行了它被托付给我的条件？我是否遵行了他的律法？”

所以，如今战争爆发，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清楚自己使命的人，无论立场如何，都不可能有什么第二种答案。无论何种情况——战争是否爆发，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和俄国人被杀，甚至是在亚瑟港之后，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沦陷——我只能按照神对我的要求行事，因此，作为一个人，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命令、援助或煽动的方式参战，我不能、不愿、也不会这么做。假如我停止

再做违背神的旨意的行为，我不知道现在或不久后会发生什么，亦无从得知。但我相信，遵循神的旨意只会让自己和所有人受益。

你们会惊恐地说，假如我们俄罗斯人现在停止战斗，把日本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一切全让给他们，会发生什么。

如果让人类免于暴行和自我毁灭的救赎真的只有一条路：在民众心中构建真正的宗教，要求人爱邻人，服侍他（这是不能不同意的），那么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任何一小时的战争以及我个人的参与，都只会使这唯一可能得到的救赎来得更加困难、遥远。所以即便从你们举棋不定的视角——根据行为的假定后果定义行为——来看，那么向日本人让步并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除了能制止破坏和杀戮这一无疑的好处外，还能更接近救赎人类免于毁灭的那唯一途径，而只要延续战争，那么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导致更远离这唯一的救赎。

对此他们表示，但即便真是如此，那也只有当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拒绝参战时，战争才能停止。一个人的拒绝，无论他是沙皇还是士兵，都只会徒劳地毁掉他的生命，无论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如果俄国沙皇现在宣布退出战争，他可能会从宝座上被推翻，或者为了摆脱他，就把他杀掉；如果一个普通人拒服兵役，他将被送到惩戒营，

甚至被枪毙。为什么要毫无意义地舍弃自己能对社会有益的生命呢？这么想的人，通常没有思考过自己生命的意义，因此无法理解它的意义所在。

但一个了解自己生命的使命，换言之，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不会这么觉得，也不会这么说的。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会被自己行为的假定结果所左右，而是被对人生使命之意识所引导。工人跑去工厂，在那里完成分配给他的工作，不会考虑工作的后果。士兵执行上级的意志时也是如此。有信仰的人也一样，他们完成神预定的那项事业，而不必讨论它的工作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所以对一个有信仰的人而言，像他那样行事的人是多是少并不成问题，以及如果做了分内之事，他会有什么后果。他知道，除了生与死，什么也不会发生，而生死皆在他所服膺的神的掌握之中。

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此行事，并不是因为他想要这么做，也不因为这么做利己或利他，而是因为相信自己的生命尽在神的旨意中，他无法不这样做。

这就是有信仰的人活动的不同之处。

因而，只有当在生活中不遵循利益和种种议论，而是以宗教意识为指引时，人类才会从自作自受的灾难中得到救赎。

X

……属神的人是世界的盐，保存地上的事物持久存在，只要这盐不变坏，地上事物就得保存。“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无论对泥土对粪堆都再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有耳听我们的人，务要明白这些话的含义。”至于我们，唯有当神允许试探者逼迫，并赐给他权柄逼迫我们时，我们才受到逼迫。只要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会受逼迫，即使处在这个恨恶我们的世界中，靠着神迹，我们必平安无事，还得到他的鼓励，有话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塞尔修斯还认为：“不可能在同一种律法下，将所有亚细亚人、欧洲人、利比亚人，将希腊人和所有野蛮人全都联合在一起。这样想的人什么也不知道。”而我们说，这不仅可能，且终有一天将成为现实。因为逻各斯必胜过整个理性本性，必重塑每个灵魂，使它们像他自己的那样完全。

有些身体疾病和创伤是没有任何医术可治的，但灵魂的缺陷并非如此：任何恶的结果也不可能使理性的至高神无能为力，无法医治。

——《奥利金驳塞尔西斯》¹⁰

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力量，它将逐渐改变今天的世界。它不主动推动、施压，但我能感觉到它一点点地、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

¹⁰ 托尔斯泰的原引文与奥利金原文有出入，中文译文参考了：奥利金，《驳塞尔西斯》，石敏敏译（三联书店，2013），第569—571页。

我能看到自己被一些东西所吸引，如同我无意识地吸引别人。

我被他们吸引，他们也被我吸引，我们意识到对建立一种新的联系之渴望。接触中央磁铁，你自己也会成为一块磁铁；我们越能意识到我们的目的和力量，新的世界就越明晰。我们从神那里接受律法，成为神之律法的倡导人，而人类的法律在我们面前凋萎了。

我问在这内心的力量：你是谁？

她回答：我是主宰上苍的爱，我也想做主宰大地的爱。

我拥有上苍最强大的力量，是为创未来之国而来。

——克罗斯比

当教会信仰向普遍的理性宗教逐步过渡的原则在有些地方甚至在公众中扎下了根，我们便有充分根据可以说，“神的国已经降临到我们这里了”，尽管现实地建立神的国，对我们来说还是距离无限遥远的事情。这是因为，在这个原则中，蕴含着有朝一日将照耀和统治世界的那个整体，正如一颗发芽生长、之后又重新开花结果的种子。

世间生命，千年如一日。为了实现理想的世界，我们必须努力并耐心等待。

——康德¹¹

当我和你谈论神时，不要以为我在谈论一些金银制品。我所说的那位神，你要在灵魂中感受。你在自己内心承载着祂，又用不洁的思想和可憎的行为玷污了神在你灵魂中的形

¹¹ 托尔斯泰的原引文与康德原文有出入，中文译文参考了：《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张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24—125页。

象。在你们视为神的金像面前，你们小心翼翼，不做任何不雅的事，但在那位能够看到和听到一切的神面前，你们屈服于自己卑劣的思想和行为时甚至不脸红。

只要我们永远记住，神是我们所做、所想的一切的见证，我们会停止犯罪，神与我们将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让我们记住神，并尽可能多思考和谈论他。

——伊壁鸠鲁

但那些攻击我们的敌人呢？

“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样你们就不会有仇敌”，《十二使徒遗训》如是说。这个答案并不像那些习惯于认为这一诫命是隐喻的人所想的那样另有所指，它不只是空谈，而是指向了明确、清晰的行动和结果。

爱敌人，爱日本人、中国人，爱那些被迷失方向的人正试图激起我们对其仇恨的黄种人。爱他们，意味着不要像英国人那样，为了有权用鸦片毒害他们就杀死他们；不要像法国、俄国和德国人那样，为夺取土地而杀死他们；也不要像俄国人那样，把他们活埋在地下作为破坏道路的惩罚，把他们用辫子绑着，把他们淹死在阿穆尔河里。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生和先生一样，也就罢了。”

爱那些我们称之为敌的黄种人，意味着不能以基督教的名义教给他们堕落、救赎、复活等荒谬的迷信，也不应教唆他们欺骗和杀人的技艺，而应当教给他们正义、无私、

同情和爱——不用言语，而是通过美好的生活为典范。

而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又正在做什么？……

所以倘若我们真的能爱那些仇敌，即便从现在起爱仇敌日本人，我们也就不会有敌人了。

因此，尽管在那些忙于军事计划与策动，外交考虑，行政、财政与经济措施，革命与社会主义说教和形形色色不必要的知识的人看来，这可能很奇怪，他们还认为要用这些举措和知识来摆脱人类的灾祸，然而无论是要摆脱战争，还是要摆脱人类加诸自身的一切灾难，实现这些的，不会是那些建立世界同盟的帝王，也不会是那些推翻帝王政权，用宪法或用共和国代替君主国的人，不会是一系列和平公约，不会是各种社会主义构想，不会是任何海陆上的胜仗败仗，不会是图书馆、大学，不会是那些如今被称作科学的无所事事的脑力操练，而恰恰会是那些日渐增多的普通人——那些俄罗斯的反仪式派、德罗仁们、奥利霍维克们、奥地利的拿撒勒派、法国的古托迪耶们、荷兰的特尔维们¹²等等，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改变生活的表象，

¹² 反仪式派（Духоборы），18世纪末从俄罗斯正教会分离出的非主流宗派，主张和平，不承认圣礼。反仪式派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托尔斯泰宗教、道德理念的极大影响，尤其是他们对于当局、赋税和兵役的态度，因而其信徒遭到持续迫害。19世纪末托尔斯泰曾协助七千多名反仪式派信徒移民加拿大。

拿撒勒（назарены），1840年代起源于匈牙利，后在奥地利、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传播的基督教非主流宗派，他们承认基督教的许多教条，但否认教堂、圣像、斋戒、宗教节日、教阶、圣徒和各种外部仪式。此外，他们还否认法庭、

而是在自己内心最最精准地实现那个将他们派往生命的神的旨意，并为此倾注了他们全部的力量。只有这样的人，通过在他们内心实现神的国，才会在不直接为这个目标努力的情况下，建立起每个人类灵魂都渴望的那个外在的神的国。

救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别无其它道路。因此，现在人们在做的事，无论是那些以宗教和爱国主义迷信激发他们的排他、仇恨和杀戮心的统治者，或是那些为了让人摆脱奴役和压迫，呼吁他们采取外在的、暴力变革的人，或是那些认为获得大量、偶然且多数无用的知识就能使得人们自行过上美好生活的人——这一切都使人偏离那唯一的所需，只会使他们远离救赎的可能。

基督教世界的人所遭受的恶，在于他们暂时失去了信仰。

有人笃信，现有的宗教与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智力 and 科学发展程度不匹配，认为根本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他们过着没有宗教信仰的生活，宣扬一切宗教无用论；另一些人则坚持现在宣扬的基督宗教的扭曲形式，他们同样过

宣誓，并且在服役时拒绝使用武器，因此遭到残酷迫害。

古托迪耶（Гуголье），法国工人，1895 年被征召入伍，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使用武器，被判四年徒刑。

扬·特尔维（Ян Тервей），荷兰画家，1903 年因拒绝服兵役被判入狱。此后在荷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宣传释放特尔维，并要求允许国民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自行决定是否服兵役。

着没有宗教信仰的生活，他们信仰的是空洞的外壳，却无法指引人们的生活。

而与此同时，这种可以满足我们的时代要求的宗教真实存在，为所有人所知，并且已经潜藏在基督教世界民众的内心深处。而为了让这一宗教变得显见而为所有人不可或缺，只需要各位博学人士和群众的领导者明白，人需要宗教，人们的良善生活离不开宗教，而他们所谓的科学也不能取代宗教；那些支持空洞的旧宗教形式的当权者应该清楚，他们在宗教的幌子下所支持和宣扬的不仅不是宗教，还是人们掌握那种真正宗教的主要障碍。而这种真正的宗教他们已然知晓，而且也只有它能救赎他们免遭灾难。

所以唯一正确的救赎民众之道，就是不要再阻碍人们去掌握那种已藏在他们意识中的真正信仰。

XI

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寓言，祭祀籍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耶利米书》5:30-31

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约翰福音》12:40

最美好的武器是不受祝福的武器。因此一个理性的人不会依赖它。他最珍惜的是宁静。他胜利，但并不欢喜。以胜利为乐就是以杀人为乐；以杀人为乐者不能达到目的。

——老子¹³

如果一个旅人看到某个遥远岛屿上居住的人，看到他们的房屋四周都布置着填满弹药的武器，看到这些房屋四周有哨兵日夜巡视，他就无法不认为这座岛上居住着的都是强盗。欧洲国家不就是这样吗？

宗教对人的影响是多么微小，或者我们离真正的宗教是多么遥远！

——利希滕贝格

我为这篇文章收尾的时候，传来了六百条无辜生命在亚瑟港被毁灭的消息。这些不幸的、受到蒙骗的人，就这样不必要地、可怕地死去，他们那无益的痛苦和死亡似乎应该让那些招致他们毁灭的人恢复理性。我不是指马卡罗夫和其他军官——所有这些人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他们也确实在为个人的利益和野心，

¹³ 中文原文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自愿这样做，并且把自己遮掩在明显的爱国主义谎言之下，而这种谎言之所以不会受到揭露，仅仅因为它遍地都是；我指的是那些从俄罗斯各地抽调来的不幸的人，他们在宗教欺骗的帮助下，在对惩罚的恐惧下，被从诚实、理性、有益的劳动和家庭生活中扯了出来，被赶到了世界的另一端，被放置在残酷的、荒谬的屠杀机器上，被撕成碎片，与这台愚蠢的机器一起淹死在遥远的海里，从一切贫困、努力和痛苦中，或是从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死亡中，他们没有任何需求，也没有任何可能获得好处。

1830年，在对波兰战争期间，被赫洛皮茨基派到圣彼得堡的副官维列任斯基，在与迪比奇的一次法语交谈中，在答复后者对俄国军队进入波兰的要求时，对他说：

——“元帅先生，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民族绝无可能接受这份宣言……”

——“相信我，皇帝不会做任何让步的。”

——“那么我预见战争将会不幸爆发，会流很多血，会有很多不幸的受害者。”

——“您不必这样想——双方阵营中最多一万人丧生，仅此而已。”

“一范人，秦此而已。”迪比奇用他的德语口音说道。

他完全相信他与另一个和他本人一样残酷的、与俄罗斯和波兰生活格格不入的人——尼古拉一世——一起，完全有权判处或不判处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死亡。

很难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是如此地无意义和糟糕透顶，但它确实发生了：六万名家庭的顶梁柱由于这些人的意志而失去了生命。而现在，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为了不让日本人进入满洲，并把他们从朝鲜驱逐出去，可能需要五万或更多人，而不是一万人。我不知道尼古拉二世和库罗帕特金是否像迪比奇那样说过类似的话，“仅就俄罗斯方面而言，为此所需的人命不超过五万，仅此而已”；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们也不能不这么想，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成千上万不幸的、被蒙骗的俄罗斯农民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远东——这些人就是尼古拉·罗曼诺夫和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决定要杀死，并且将会杀死的“不超过五万名”的活生生的俄罗斯人，杀死他们，以支持那些愚蠢的、强盗般的和令人憎恶的行径，这些行径是由不道德的野心家在中国和朝鲜干下的，而他们现在平静地坐在自己的宫殿里，期望借屠杀这五万名不幸的、受蒙骗的俄罗斯劳动者获得新的荣耀、好处与利润。为了俄国完全无权拥有的别人的土地，为了从其合法所有者那里如抢劫一般夺取的、实际上对俄罗斯

人来说甚至不需要的土地，当然还为了投机者的某些暗箱交易（他们期望在朝鲜靠别人的森林来获利），——数百万的金钱（即全体俄罗斯人民很大一部分的劳动成果）被挥霍一空，而这个民族的后代却要被债务所束缚，它最好的劳作者退出了劳动，成千上万的儿子被无情地送去奔赴死亡。而这些不幸者的毁灭已经开始。不仅如此，这场战争是由那些将它策划得如此糟糕、如此疏忽的人所管理的：一切都发生得如此出乎意料、措手不及，以至于正如一家报纸所承认的那样，俄罗斯成功的机会主要在于，它拥有取之不尽的“人类材料”。那些把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拉去送死的人所指望的正是这一点。

有人坦率地说，我们舰队令人悲痛的失败必须在陆地上得到补偿。这句俄罗斯话的意思是，如果当局在海上指挥不力，由于他们的疏忽，不仅花掉了人民的数百万金钱，而且毁掉了数千人的生命，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在陆地上再判处数万人死亡来弥补。

当爬行的蝗虫过河时，下层的蝗虫会被淹死，直到被淹死者的身体叠成一座桥，上层的蝗虫才能通过。俄罗斯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统筹安排。

于是乎，第一个底层已经开始被淹没，为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指明了道路——他们也将同样遭受灭亡。

所以说，而这一可怕工作的发起人、指挥者和煽动者

是否开始理解他们造的孽，他们犯的罪？丝毫没有。他们非常相信他们已经履行了，而且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为自己的活动感到自豪。

人们谈论着我们失去了勇敢的马卡罗夫，一个大家都同意能够非常巧妙地杀人的人，他们对损失一台被淹没的、价值好几十万卢布的出色的杀戮机器感到遗憾；他们讨论着如何找到另一个像可怜、失足的马卡罗夫那样能干的杀人犯；他们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杀戮工具；所有从事这项可怕工作的罪犯，从沙皇到最卑微的记者，都异口同声地要求采取新的疯狂行为和新的残酷手段，并增加对同类的残忍和仇恨。

“俄罗斯不只有一位马卡罗夫，每一位被安排在他的位置上的海军上将都会追随他的脚步，继续执行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马卡罗夫的计划 and 想法。”《新时代报》写道。

“让我们为神圣祖国献出生命的人真诚地向神祈祷，一刻都不要怀疑，她，也就是我们的祖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拥有同等美德的儿子们，从而继续战斗，并会在他们身上找到取之不尽的力量储备来当之无愧地完成这项工作。”《圣彼得堡新闻报》写道。

“尽管这次失败对我们而言史无前例，但一个成熟的民族不会从这次失败中得出除此以外的其他结论：我们

应该继续、推进并打完这场战争。我们将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新的力量；新的精神英雄们将会冉冉升起。”《罗斯报》写道，如此等等。

于是，杀戮和各种犯罪行为更加猖獗地进行着。人们满怀热情地钦佩狩猎者们的尚武精神，他们偷袭了五十名邻人，并将他们全部杀死，或占领了一个村庄并屠杀其所有人口，或绞死或枪杀那些被指控为间谍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我方经常为之的。有关这些恶行的消息在欢庆的电报中被呈报给他们的总指挥——沙皇，而沙皇则向他的英勇的部队们送去他对继续这种行为的祝福。

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如果还能从这个处境中得到救赎，那就只会有一种救赎：基督所教导的那种。

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你们内心中的那个），而“其他的那些”，即人类所努力追求的所有那些现实福祉，它们会自己实现。

这就是生命的律法：现实的福祉不是在人努力追求这种现实福祉时实现的——相反，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愈发远离他所追求的目标；而只有在人们不考虑现实的福祉，并努力争取最完美地实现他在神——他生命的源泉和律法——的面前认为是义的东西时，才能实现。只有在这时，才能顺其自然地达到现实的福祉。

因此，人类真正的救赎只有一种：每个人在自己的内心中——宇宙中唯一受他支配的部分——实现神的旨意。这是每一个人主要、唯一的使命，同时这也是每一个人能够影响他人的唯一手段；因此，每一个人的所有努力都应该指向这一点，而且只指向这一点。

XII

我刚刚发出本文前几页的内容，就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同一批轻率鲁莽的、被权力冲昏头脑、为自己篡得支配人民权利的人，对俄罗斯人民犯下了新的罪孽。又是那些穿上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的奴颜婢膝、粗野的奴中之奴——各种各样的将军，他们为了获取战功或让别人难堪，或者为了赢得在他们愚蠢的耀眼装束上再添一颗小星星、小玩具或小丝带的权利，或者是由于愚蠢或粗心——又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可悲的人在可怕的苦难中毁灭了成千上万养活他们的可敬、善良、勤劳的劳动者。又一次地，这种罪孽不仅没有迫使那些罪魁祸首反思和忏悔，反而只会如你听到和读到的那样，只求尽快残害和屠杀更多的人，毁掉更多的家庭，其中包括了俄罗斯人和日本人。

不仅如此，为了让人们为这种新的罪孽做好准备，这些罪行的罪魁祸首，远远没有认识到所有人都清楚的事情，——即，对俄罗斯人来说，哪怕是从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军事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可耻的失败，但是他们努力向轻信的人们保证，这些像牛一样被赶进屠宰场、被驱入陷阱中的不幸的俄国劳动者（其中数千人被杀害和致残，仅仅是因为一位将军不理解另一位将军所说的话）立下了英雄功勋——因为他们中那些无法逃跑的人被杀了，而那些逃跑的人还活着。至于这些恐怖的、不道德的、残忍的、被称为将军或海军上将的人，淹死了许多和平的日本人，这也被说成是伟大的、光荣的英雄功勋，应当使俄罗斯人的内心感到高兴。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这个可怕的杀人呼吁：

就让在鸭绿江上被杀死的两千名俄国士兵，连同残废的雷特维赞号和她的姊妹船，以及我们损失的鱼雷艇，教会我们的巡洋舰一个道理：要在它们必须闯入的小日本的海岸上造成多大的破坏。日本派兵去流俄罗斯人的血，不应该对它有任何的宽容：现在不能多愁善感，这么做是在造孽，必须战斗，必须给予如此沉重的打击，好让日本人未来一想起此事，他们的奸诈之心就会掠过一阵寒意。现在是巡洋舰出海的时候了，要把日本的城镇化为灰烬，

要让一场可怕的灾难在其海岸上飞扬。

不要再多愁善感了。

而已经开始的可怕事务仍在继续。继续抢劫、暴力、谋杀、伪善、盗窃，还有那个最主要的、最可怕的谎言：对基督教和佛教教义的扭曲。

作为主要负责人，沙皇继续阅兵，感谢、奖励、鼓励，并下令征集后备役士兵。忠臣的臣民们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的财产和生命献到他们尊崇的君主脚下，不过只是空口说说。但他们自己却希望在行动上，而不是在语言上赶超彼此，便把一个个父亲和养家糊口者从他们的孤寡家庭中扯出来，准备让他们被屠戮。俄罗斯人的处境越是糟糕，报界人士就越是无耻地撒谎，把一场可耻的失败变成胜利，知道没有人会反驳他们，并悄悄地敛聚订阅数和销售款项。人民的金钱和劳动越是被用于战争，各种领导和投机者就越是从中掠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揭发他们，因为人人都在掠夺。那些为杀戮而长大的军人在毫无人性、粗暴野蛮和无所事事的学校里呆了几十年后，这些不幸的人很高兴——因为除了加薪，有人被杀就意味着他们的晋升之路上多了一个空位。基督教的牧人继续号召人们犯下最大的罪行，继续通过求神帮助战事来渎神。那些手拿十字架鼓励人们在犯罪现场杀人的牧人不仅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得到

了辩护和赞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由于他们的胜利，被误导的日本人以更大的热情，模仿着欧洲的一切污秽事，扑向杀戮。阅兵典礼、天皇授勋也是如此。各位将军们也一样勇武彪悍，他们想象自己已经学会了杀戮，完成了启蒙。可悲的劳动人们也一样在呻吟，他们被切断了与自己有益的工作和家庭的联系。报界人士也一样撒谎，一样为订阅数增长而欢欣鼓舞，很可能（因为在谋杀被提升为英勇的地方，各种恶习都会盛行），各路领导和投机者也一样大发横财，还有，就像日本的军人在武器技术方面不输给欧洲人那样，日本的神学家和宗教导师们在宗教欺骗和亵渎神灵方面也毫不落后，他们也同样在扭曲伟大的佛教教义，不仅允许杀戮这一被佛陀禁止的行为，而且还为它辩护。

统领八百座寺院的佛教学者释宗演曲解道，虽然佛陀确实禁止杀人，但他也说过，直到所有众生都团结在一颗无限的、充满爱的心中，他才会得到平静，因此为了使处在混乱中的万物恢复秩序，战争和杀戮是必要的。

基督教和佛教关于人类精神的统一性、人类的博爱、爱、同情心、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导，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俄罗斯人，他们已经接受过真理之光的启蒙，却像野兽一样——不，比野兽更可怕，他们相互攻击，只想要尽可能多地去毁灭生命。在

日本和俄罗斯的战地医院里，成千上万的不幸者在残酷的痛苦中呻吟、蠕动，在折磨中死去，他们困惑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对他们做这种可怕的事情，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腐烂在泥土里或地面上，或漂浮在海里，膨胀、分解。还有数以万计的妻子、父亲、母亲、孩子正在哀哭他们的家庭支柱被毫无益处地摧毁了。然而这一切都还太少——一批又一批新祭品正整装待发。领导杀戮的人最关心的是，在俄罗斯这边，每天三千人注定被毁灭的人肉炮灰供应链一分钟都不应被打断。日本人也在忙着做同样的事情。蝗虫不断地被赶到河里，以便后面的队伍能从淹死的尸体上通过。

这一切何时才能停止？受蒙骗的人们何时才能恢复自我，并说：“好吧，你们自己去吧，你们这些无情的沙皇、天皇、大臣、都主教、教士、将军、编辑、投机者，或者不管你们怎么被称呼，你们自己去这些炮弹和子弹下面吧，但是我们不想去，我们也不会去。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耕地、播种、建设，外加养活你们这些寄生虫”？现在这样说是如此自然，因为在我们俄罗斯，成千上万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在哭泣和哀号，他们的家庭支柱，即所谓的“后备役”被抢走了。要知道这些人，即大多数后备役军人，都能识文断字：他们知道远东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战争正在进行，并非为了任何对俄罗斯人来说有些许必要的东西，而

是为了某片陌生的，用他们的话来说，“租赁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修建铁路、做些别的什么事情对一些腐败的投机者来说似乎很有利可图；他们还知道，或可能知道，他们会像屠宰场里的绵羊一样被杀死，因为日本人拥有最新的、更完善的杀人工具，而我们没有，因为送这些人去死的俄罗斯领导没有及时想到要给自己人配备与日本人一样的武器。毕竟，一个人若知道了这一切，他确实可以很自然地说：“你们去吧，那些搞出这件事的人，你们所有这些需要战争并为其辩护的人，你们去吧，去面对日本人的子弹和地雷，但我们不会去，因为我们不仅不需要这样做，而且我们都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任何人觉得这会是必要的。”

但是不，他们没这样说；他们应征去了，而且他们还将继续前去，只要他们害怕的是毁坏身体的东西，而不是同时毁坏身体和灵魂的东西，他们就不能不去。

“我们是否会被杀死，”他们议论说，“或者在南浦被打残，或者不管那些地方叫什么，我们要被驱赶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也许我们会安然无恙，甚至还得到奖励和荣耀，就像那些水手一样，他们正在俄罗斯各地大吃大喝，因为日本的炸弹和子弹没有击中他们，而是击中了别人；而如果我们拒绝，我们肯定会被送进监狱，挨饿，挨鞭子，流放到雅库茨克州，甚至可能会被立即杀死。”因此，他们心中充满了绝望，放弃了美好的理性生活，抛下自己的妻

子和孩子走了。

昨天，我遇到了一个后备役士兵，他的母亲和妻子在送行。三个人都坐在一辆大板车上。他喝多了酒，他妻子的脸被泪水泡肿了。他转身对我说：

——“别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要去远东了。”

——“嗯，你要去打仗吗？”

——“总得有人要去战斗！”

——“没有人需要战斗！”

他思考了一会儿。

“但是，我能如何办？**我能逃向何方？**”

我看到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明白了他要被派去做的事是一件坏事。

“**我能逃向何方？**”这就是那种心灵状态的准确表达，而在官方和新闻界它被翻译成这样的话：“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那些抛弃自己饥饿的家人、走向痛苦、走向死亡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能逃向何方？”而那些安全地坐在自己豪华宫殿里的人却说，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愿意为他们尊崇的君主、为俄罗斯的光荣和伟大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昨天，我从一个认识的农民那里接连收到了两封信。

这是第一封：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是这样的，今天我收到了我应征入伍的正式通知，明天我必须去集合点报到。事情就是这样，之后就要到远东去见日本人的子弹了。

关于我自己和我家人的悲痛，我就不和您说了。难道您会不理解我处境的恐怖和战争的恐怖吗？这一切您早就痛苦地意识到了，您都明白。我是多么渴望拜访您，与您交谈啊！我差不多给您写好了一封长信，其中描述了我灵魂的折磨。但我还没来得及将它誊抄好，就收到了征兵通知。我的妻子和她的四个孩子现在该怎么办呢？作为一个老人，您当然无法亲自为我的家人做什么，但您可以请您的一些朋友在方便时去看望一下我的孤寡家庭。我恳求您，如果我的妻子最后因孩子的负担而无法承受她无助的痛苦，并下定决心向您寻求帮助和建议时，请您接受她并安慰她。虽然她不认识您本人，但她相信您的话，这对她而言很重要。

我无法拒绝这次征召，但我事先声明，不会有一个日本家庭会因我而孤寡。我的天父呀！这一切是多么可怕——放弃自己赖以生存和与自己有关的

一切是多么令人可怕和痛苦。

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实际服役才过去一天，我已经经历了最绝望的永恒折磨。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9 点，我们像一群牲畜一般在军营院子里挤来挤去。体检的荒诞剧被重复了三次，所有那些申报患疾的人甚至都没有得到十分钟的关注，就被打上了“合格”标签。当我们——这两千名“合格”的人——从军事指挥官那里被驱赶到军营时，公路上几乎站着一俄里长的抱着婴儿的亲人、母亲和妻子队伍。但愿您也能够听到和看到这景象！她们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父亲、丈夫、儿子，并搂在他们的脖子上无望地嚎啕大哭。我通常是个很冷静的人，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我坚持不住，我也哭了。[在新闻的语言中，同样的事情会被如下这样表达：“热切的爱国主义情绪在激荡着！”]哪里有一杆秤可以衡量所有这些巨大的悲哀？而现在这些悲哀已经几乎覆盖了这个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我们，我们现在是炮灰，在不久的将来会立即被作为祭品献给复仇和恐怖之神……

我无法维持我内心的平衡。哦！我多么痛恨自己的这种两面作风，它阻碍了我侍奉我的唯一主宰者和神。

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相信，摧毁身体的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摧毁身体和灵魂的东西，因此他不能拒绝去；然而在离开自己的家庭时，他事先承诺，不会有一个日本家庭因他而孤寡；他相信神的主要律法，所有宗教的律法——待人如己。在我们的时代，不仅在基督教世界里，而且在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和婆罗门教世界里，都有不是数千，而是数百万多多少少自觉地承认这一律法的人。

存在着真正的英雄，但不是现在那些受到表彰的人——因为他们希望杀死别人，自己却没有被杀死。而真正的英雄，他们现在被关在监狱并流放到了雅库茨克州，因为他们断然拒绝加入杀戮者的行列，他们宁愿殉道也不愿意远离基督的律法。也有像这位来信者那样的人，他们应征去了，但他们不会杀人。但也有大多数人毫不思索地应征去了，并努力不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但在其灵魂深处，现在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在做一件邪恶的事，即，服从那个把人从劳动和家庭中扯出来，并把他们送到无谓的、违抗他们灵魂与信仰的屠杀中去的政权当局；他们之所以去应征，只是因为他们被四面围堵、欺骗，“我能逃向何方？”

同时，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不仅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明白了这一切，并表达了出来。昨天我在公路上遇到一些无所事事从图拉回来的农民。其中一个人挨着他的大板车，一边走一边看传单。

我问：

“那是什么——电报么？”

他停了下来。

“这是昨天的……还有今天的。”

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我们停了下来。我读了一下。

“昨天在火车站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他开始说道，“妻子、孩子，一千多人在哭泣；他们包围了火车，不让车开。陌生的人们在哭泣，在巴望着。一个图拉女人喘了口粗气，倒地死去；五个孩子。他们后来被安置在各种庇护机构中，但父亲还是被召走了……我们要这个满洲啥的干什么呢？我们的土地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要摧残百姓，浪费钱财……”

是的，现在人对战争的态度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哪怕是不久前的77年¹⁴也并非如此。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

报纸上说，在被沙皇接见的时候，人民表现出难以形容的狂热，而他现在俄罗斯各地旅行，目的就是蛊惑那些

¹⁴ 指 1877 年的俄土战争。

要被派去杀戮的人。事实上，有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发生了。人们从四面八方听到报告说，在一个地方，有三名后备军人上吊自杀；在另一个地方，又有两名后备军人上吊自杀；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丈夫被召走了的女人，她带着孩子们来到征兵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并把他们留在那里；还有个女人在军事指挥官的院子里上吊自杀了。所有人都感到不满、沮丧和愤怒。“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这句话，国歌，还有“乌拉”的喊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人们起作用：另一场截然相反的战斗——意识到人们被征召去做的那件事是谎言和罪孽——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人民的内心。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不是现在发生在日本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斗争，也不是在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可能爆发的斗争，也不是通过地雷、炸弹和子弹进行的斗争，而是那种精神上的斗争，即，在等待显现的人类启蒙意识与包围、压迫人类的黑暗、重负之间的争斗，这种斗争从未停止，过去进行着，现在也在进行。

尚在他自己的时代，基督就曾满怀期待地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路加福音 12:49）

基督所渴望的事情正在实现。火正在被点燃。那么让我们不要阻止它，而是要服侍它。

1904年4月30日

如果我继续把能够证明这些基本思想的东西添加到本文中，我将永远无法完成这篇关于战争的文章了。昨天传来了几艘日本铁甲舰沉没的消息，而在俄国时髦、富有、智识出众的所谓上流社会中，他们没有丝毫良心上的顾虑，为一千条人命的毁灭而欢呼。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个普通的海员，一个站在社会最底层者的来信，内容如下：

水手（此处省略名、父称和姓）的信 背受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我向您居功致意 代着爱 背受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我最进读了您的书 它读起来飞常好 我很高幸 我一直都很喜欢读您的做品 好吧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我们现在在打仗 请给我写写 我们的指辉官强迫我们杀人 这是否会让神高幸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请您给我写写 也就说现在世界上是否还存在真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给我写写 我们的交堂里在念导词 神甫提到了基督热爱的军队 神会热爱占争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请您给我写写 有没有什么书可以让我看看世界上是否存在真理 把这些书即给我吧 它们的价钱 我会只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请您不要乎视我的请求 如果没有书 就给我即一封信 当我收到您的信时 我会飞常高幸 急切地等待您的来信 现在再见了 我会

活得很好 并希望您也能从神那里得到同样的 祝您
生体健康 工作顺利¹⁵

随后是地址：亚瑟港、作者所服役的舰名、军衔、名字、父称和姓氏。

我无法用语言直接回答这位亲切、严肃、真正得到了启蒙的人。他在亚瑟港，我们与那里已没有任何联系，无论是通过书信还是通过电报。但我们终究还有一种与他沟通的方法。这方法就着是我们都信仰的那个神，而且我们都知道打“丈”不会让神高兴。他灵魂中产生的怀疑已经是他的答案。

而这种怀疑产生了，并且如今在成千上万人的灵魂中升腾起来，不仅是在俄罗斯人之中，不仅是在日本人中，还在所有那些不幸的人之中，他们被暴力所迫，犯下了最违逆人性的事情。

愚弄过人们，现在仍试图愚弄人们的催眠术正在迅速消失，其效果越来越弱；而对“强迫我们杀人是否会让神高兴”的怀疑越来越强烈，无法被任何东西摧毁，而且传播得越来越广泛。

对于强迫我们杀人是否会让神高兴的这一疑问，就是

¹⁵ 原文无标点，并充满拼写错误。

基督帶到人間的那把火的火花，而這把火正開始被點燃。
而知道並感受到這一點是一種巨大的快樂。

1904年5月8日

译后记

作为俄罗斯文学研究者，随着俄罗斯发起了侵略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我们这几天都在一种惶恐而悲愤的情绪中度过，而我们的俄罗斯友人们也大都同样感到绝望和羞愧——为无力阻止自己国家发起的战争而绝望，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手足受到侵略而羞愧。

在一个人文学科研究者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我们看到许多俄罗斯朋友都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转发一篇托尔斯泰的反战长文，而此文迄今尚无中译本。“要不，让我们一起来试试把这篇托尔斯泰的反战宣言翻译出来吧”——为了能够在文学翻译中找到锚定来迎面动荡的日子，也为了能够传达出一点我们的态度。

于是乎，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一个六人翻译小组就组建而成了。小组中的多数成员都有过在俄罗斯或乌克兰留学、生活的经历，因而更会与两国人民的苦难共情。“必须做点什么”的念头萦绕在每个人心中，因而尽管许多人都忙于工作或学业，但大家仍抱着相似的感受加入进来。

托尔斯泰的这篇名为《“悔改吧！”》的反战长文一共由十二章组成，我们六个人每人认领了其中两章的翻译任务。其中，第一、第二章由那四家（郑州）翻译；第三、第六章由达娃卢布（西宁）翻译；第四、第五章由龚珏（上海）

翻译；第七、第八章由归阙（大连）翻译；第九、第十章由潇竹（南京）翻译；第十一、第十二章由晓行（深圳）翻译。除第十一、第十二章根据切尔特科夫的英译本译出以外，其余章节均据俄文本译出。那四家校订了第四、第五章，潇竹根据俄文本校订了第十一、第十二章。最后由龚珏校订了全文并统稿。

托尔斯泰的这篇反战宣言，作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如果说今天发生的这场战争，有着其“复杂的历史经纬”，那么当年的日俄战争，其背后的历史纠葛也一点不少——例如，除去了我们熟知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两个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定性以外，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当时也曾为日本赢得胜利发去贺电。

但超越这些所谓“历史纠葛”的是，托尔斯泰站在了一个普世人道主义者/基督教安那其主义者的立场上，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揭露和痛斥了战争策动者（如当时的沙皇）的虚伪、荒谬和残暴，深入平民立场描写了战争对平民手足的残忍戕害。因为揭露了这场不义帝国主义战争（有别于那些保家卫国之战）的丑陋面目，托翁这篇掷地有声的长文，在沙皇俄国国内只能一直以地下方式传播，1906年和1914年两次正式出版后都被迅速查抄。如今，当我们再次被一个战争策动者拖至历史的十字路口，托翁文章中的一些论断读来不仅毫不过时，而且依然充满力量。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晓行和那四家两人联合创作了这

本小册子的封面木刻版画。

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皆是向日葵盛开之地，而战争在践踏着这片土地上的花朵——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而这幅出色的木刻版画的创作的概念，也来自于近日这样一则新闻——一位身着黑衣的乌克兰妇女，独自与荷枪实弹的俄军士兵对峙：

你们是占领者。你们是法西斯，你们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你们搞什么鸡巴带着武器来我们这里？

收下葵花籽吧，把生葵花籽放口袋里，这样等你们在这里倒下，至少会开出向日葵来。

伙计们，伙计们，把葵花籽放口袋里。

把葵花籽放口袋里。你们将和它们一起倒下。你们来到了我的土地，明白吗？你们是占领者。你们是敌人。而你们从这一秒钟起就受到了诅咒。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回答。

你们，我操，是不请自来的，一群已经完蛋的畜生。

——哪怕看似再娇弱的花朵，也在奋力阻挡强权的步伐。

译者

2022年3月1日

文学试译，仅供文学同好学术交流。保留所有权利，全文或部分
内容可被用于只作教育用途的复制，用于其余任何用途需经制作
者明确书面许可。

“悔改吧！”

“Одумайтесь!”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译者：龚珏 等

封面木刻版画：黄晓行，那四家

责任编辑：黄晓行

制作：渡河

开本：130×184 mm

字数：38 千字

版次：2022 年 3 月第 2 版（电子版）



